

READING WEEKLY
阅读周刊

人物访谈

杨志军：
有“精神追求”并不可笑

本报记者 张黎敏

作家杨志军创作出的十几部作品，都与他所热爱的藏地相关。“我的祖辈是成吉思汗蒙古铁骑的后裔，我又出生在藏族地区，这或许能解释我为什么天生对草原、藏地有一种情感。”他说，“这是我创作的动力。”

因此，杨志军的新作仍是在描写藏地。他将视线对准了100多年前英军入侵西藏的历史事件，试图用自己的视角去还原那场战争，写就《西藏的战争》一书。

早在十几年前，杨志军就开始关注这段历史。完成《藏装》和《伏藏》后，他突然觉得应该写这场战争了，讲述英军侵略的历史，以便让自己的精神和信仰探索有所附着。所以，杨志军称这次写作是一种“信仰需求”。

“写藏装三部曲，是出于道德需求，那时我焦灼于应该为当下寻找一个精神符号，后来却发现寻找灵魂和信仰的过程中，我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信仰能带来和平吗？事实上，历史和现在的很多战争都是因为宗教，因为信仰，而我在空洞地寻找灵魂，并把其归结为信仰，是不是有些落伍了？我想借这场战争去探索，是否所有的战争、信仰、文化，它的起点和终极目标都应该是一致的，就是和平和爱？”杨志军说。他希望用作品去表达自己的困惑和思考。

与创作其他题材小说不同，杨志军在写《西藏的战争》的过程中，最难的不是如何讲故事，如何塑造人物，而是如何避免民族情绪。他很清楚，“这是一场反侵略战争，写这类战争不可避免的会有民族情绪。”更何况在杨志军看来，中国的不少战争学严格意义上说是一种复仇文学：“它缺少对人性的升华，即使有，也没有信仰的升华，所以我们很难用战争来展望未来。写西藏战争时，我也难免陷入民族主义立场，但我还是尽量用我笔下的人物去消解这种立场。我想说，两种文化、信仰的碰撞最后会走向归一、大同。”杨志军强调，这是自己一直想表达的观点。

刚开始写作时，杨志军理直气壮，充满信心，好像自己写出来，世界就会和平，但作品完成后他却感到悲哀：“实际上世界并没有任何变化，与我的小说没有任何关系，这是作家的悲哀，我在思考自己无力挽回的事情，这种想法和期待，在别人看来可能是很可笑的，但我觉得它是必要的。既然作家要虚构，就要虚构自己应该担当的并能给世界带来希望的东西。”他不反对功利性写作，但要求自己的写作有“精神追求”。

这种精神追求或许与杨志军的经历有关。他童年时刚好赶上“文革”，那个时候破四破，很多书都被烧了，我就在那个火堆里面拿书。图书馆也被封了，我们半夜三更从图书馆的窗户中爬进去，我从书架上抱了一大摞书出来，有人看到我们就一直追，等人不追了，我把书摊在地上，那一大堆书竟是同一本，都是薄薄一册的《张思德的故事》。”杨志军笑着回忆说。

他真正提笔创作，则是受到“山药蛋派”作家赵树理的影响。在陕北当兵时，杨志军有一次在农民家的炕头发现了那本没封皮没结尾的书。“我坐在炕上等吃饭时就翻它，那是赵树理的《锻炼锻炼》，我好奇他怎么这样写故事。”从那时起，杨志军产生了创作欲望，写起生产队的故事。

后来，他成为记者，常驻草原，整天与牧民打交道。“牧区没有多少新闻，今天写的东西半年后都可以用。所以大部分时间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生活，跟牧民去放牧。”在这种日复一日的生活中，杨志军开始有了做“有精神追求”的作家的想法。

这个汉族“藏民”开始关注眼前这个民族和地区的发展变化，并用文字讲述他所感受到的那片土地带给他的一切。在他眼中，自己与一个真正的藏民无二——大都很散漫、没有时间概念，不太有明确的目的，说话有很多比喻、很喜欢讲故事、幻想和现实分不开。藏民讲祖先的故事时，不像我们认为那只是传说，他们是在讲自己亲眼看到的故事。“这种思维我也有。”杨志军说。

当然，不少事情也在发生变化。“本来很好的路口突然多了许多饭馆，藏民拉着牦牛搞旅游。”看到这些，他有些无奈，但也表示理解：“我们自己享受到了文明带来的所有好处，不能要求一个民族永远古老，对文明的向往和追求是永恒的，因此消失也是必然。”

而杨志军认为，自己所写的小说，就是为了挽回渐渐消失的那些美好。“消失带给我们最大的悲伤是，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在变化，生态在变化，习俗也在变化，我带着乡愁在写作，可我想表达的东西，恰恰又在迅速消失。”他说。

本报记者 徐虹

近日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“名家品经典”系列丛书引起学界关注。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康震教授认为，在浮躁仓促的当下，年轻人需要经典，也需要对经典的经典阐释。“因为经典的标准与共识不仅属于空间，也属于时间。在经历了上千年的时空转换之后，后来者很难凭借现代汉语穿越时空隧道感受古典美感的全部魅力。这就需要经典的阐释者拨开重重迷雾，为我们展现经典丛林的深层景观。”他认为，这套“名家品经典”的最大贡献在于，帮助忙碌的当代人，在上下几千年的传统坐标中找到属于个人的精神归宿。

据介绍，“名家品经典”包括夏承焘的《唐宋词品鉴》，夏承焘、盛静霞的《唐宋词选讲》，程千帆的《读宋诗随笔》，刘逸生的《唐诗小札》、《宋词小札》，霍松林的《唐诗鉴赏举隅》、《宋诗鉴赏举隅》，艾治平的《花间词品读》、《清词品读》等近十种。作者夏承焘、盛静霞、程千帆、刘逸生、霍松林等，均为现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一流学家。一方面，他们所品读鉴赏的诗、词、文、小说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经典；另一方面，他们学养深厚，学贯中西，眼力独具，表达古雅。其鉴赏文字也代表当下中国古典诗、词、文、小说品读的高水准。

品读经典，关键是“知识正确”

在康震看来，“名家品经典”系列丛书就是一套阐释经典的经典精品。“说它经典，是因为阐释者都是20世纪以来唐诗宋词研究的名家大师，他们对唐诗宋词的阐释经历了时间的考验，早已成为社会民

众理解、欣赏唐诗宋词的标准与共识。”他说，李白、苏轼、辛弃疾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往，他们的精神成就之所以依然深深地影响着当代人，就是因为有夏承焘、程千帆、霍松林等经典的阐释者——“他们成为连接古代与现代，圣贤与民众，意象与生活，诗词与人生的精神光缆，成为我们穿越盛衰气象、大宋雅韵的引领者。”

近年来的图书市场，对中国经典的“品读”、“诠释”、“新解”、“大话”铺天盖地。为什么要出版这套“名家品经典”？出版方表示，这套“名家品经典”的品质与某些市场化的“品鉴”与“大话”有本质不同。有些“品鉴”，或因作者学养不足而哗众取宠，或因选文不精而粗制滥造，或热炒作秀、市场唯上。它们所形成的市场风潮，不但没有将中国的文化经典进行条分缕析、细致入微地精华呈现，反而多有错读、粗读、滥读、误读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有所伤害。

“关键是它的‘知识正确’。”学者鲍鹏山说，“这套书鉴赏的作品，都是公认的古典文学名篇。既代表中国古典诗词的最高成就，又体现着多样性的风格和艺术特征。这些作品，涉及文学史、文体史、作家生平风格和等诸多知识。能正确叙述和传达，不仅是作者的水平问题，还有作者的态度问题——这些大家相应知识体系中的权威，学风优良，学品可靠，学术规范严谨，所以，读这样的书，不会在知识上被误导。”

鲍鹏山批评道：“当下很多类似‘古典诗词鉴赏’的著作或讲演，大行其道。但多是有限的阅读经验和偏狭的鉴赏趣味，天马行空，随意延伸。毫不顾忌作品本身之客观情实、之古韵国风。这类‘鉴赏’听多了、读多了，不仅会降低古典诗

词的品位，败坏学术品格，甚至还会给大众头脑中塞进一大堆错误的‘知与识’。非但不让他们接近‘真与美’，反而误导之趋近歧途。”还有专家则认为，大部分读者读书是盲目的，往往随波逐流，跟风而动。因而近几年来，社会上形成了一种“伪国学热”风潮。

因此，鲍鹏山认为，中国古代的诗词作品，汗牛充栋，浩如烟海。一个好的选本可以让读者窥斑知豹，经过大家的分析、鉴赏、导读、指点，一般读者可以由此门径，入古典文学的堂奥。一套货真价实的“名家品经典”，可以对当下的“伪国学热”起到一种对峙作用。

唯有大家，才能在时空坐标上观照经典

康震则从中国诗歌历史评价“名家品经典”的价值。他认为，唐宋诗词的经典性表现在它是中华民族表达情感、抒发情怀最精粹最敏锐的诗歌形态。就诗歌形态而言，唐宋诗词的格律、意象、语汇达到了最精密的程度。“在诗歌的最初，格律是自发的，是一种悦耳的协调感受，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因循继承。随着创作经验的不断累积，对美的追求开始由自发走向自觉，而格律早已不仅仅是一种悦耳的经验，更成为悦心悦志的精神节拍。并且，在无数次的演练学习中，悦神悦志的节拍将格律诗推向民族审美意识最巅峰的体验——在这套选本中，这些得以充分体现。”他说。

以霍松林的《宋诗鉴赏举隅》为例。其中品鉴王安石的《泊船瓜州》之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时说：“王安石变法，受到猛烈攻击，阻力极大，因而罢相。二次拜相，赴京途中疑虑重重。这首诗，便是

心态的外化。有的鉴赏家东拉西扯，全未搔到痒处。”不仅言诗，更言世情与情志。如，品鉴黄庭坚的《寄黄几复》中言：“黄庭坚推崇杜甫，以杜诗为学习榜样。他说，‘老杜作诗，退之作文，无一字无来处……古之能为文章者，能陶冶万物。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，如灵丹一粒，点铁成金也。’堪称诗人小传。其传承之来龙去脉，一览无余。”

“书中这样的例子很多”。康震说，霍松林是古代文学研究大家，又是当今诗坛巨擘。以他深厚的文史底蕴、洒脱的诗人气派，能够引领读者深入到创作的情境之中。

夏承焘著《唐宋词品鉴》，为“一代词宗”夏承焘鉴赏唐宋词的文章集萃。全书除介绍“词史”和“词论”等知识外，重点品评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唐宋词名篇。如，品评苏轼的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。仅“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，右擎苍”一句，夏先生即别有心得。他这样评道：“豪放词派，自北宋范仲淹开其风……‘横放杰出，自己是曲子缚不住者’。‘缚不住’，即苏轼以灵气仙才，开径独往。他敢于借用来抒写自己的性情抱负，胸襟学问……”其词学修养和文史底蕴深厚，把词放在一定的时空坐标上进行观照，并结合生活体验进行印证和想象，既贴切深刻，又亲切有味。

又如，夏承焘、盛静霞著《唐宋词选讲》，则是反映唐宋词整体面貌的经典读本。全书精选唐宋词200余首，每首词均有较为详细的注释和简约恰当的赏析，既能洞悉词心，细致入微，又能收揽自如，宏阔博大。本书于1959年出版，其后不断重印、再版，深受读者喜爱。

其中，程千帆著《读宋诗随笔》，是



著名文史学家程千帆诗词鉴赏的代表作。程先生品读宋诗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“随笔”式的点评，有感而发。刘逸生著《唐诗小札》，是一部享誉学界和民间的古诗鉴赏读物。本书于1961年出版，几十年来，长盛不衰，影响了几代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认知。作者刘逸生，是著名古典文学专家、诗人，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普及，“以白话诠释经典，以经典诠释智慧，以智慧诠释人生，以人生诠释人性”。

作者之一、90高龄的霍松林在为该书写的序中说：“中华优秀诗篇之所以优秀，在于以完美的艺术形式，深刻而又生动地表现了特定的社会生活、时代脉搏和心灵世界。因而意境美、词彩美、音韵美。”然而，有一些诗歌通俗易懂，如《静夜思》……另一些则需要扫平文字障碍，弄清作者的经历和创作背景。捕捉其象外之象，言外之意，弦外之音——中国青年出版社为了充分发挥中华优秀诗歌的德育、智育、美育功能，约我编写《唐诗鉴赏举隅》和《宋诗鉴赏举隅》，我认为这个选题很有价值。”

追寻《时代》封面上的中国

历史笔记



李辉

本报记者 张彦武

2月27日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首次登上《时代》封面。《时代》的美国、欧洲和南太平洋三个版本，同时选择金正恩作为封面人物；同期亚洲版的封面人物，则是NBA当红华裔球星林书豪。

对普通读者来说，可能不会关注这么多；对传记作家李辉来说，情况则完全不同。过去十余年，他一直集中关注和研究哪些中国人登上过《时代》封面、《时代》如何观察和报道20世纪中国。当然，他关注的封面人物并不局限于中国人。他2005年起已在《收获》撰写专栏“封面中国”，并于2007年结集出版《封面中国——美国《时代》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（1923~1946）》。

不久前，李辉出版了新作《封面中国2——美国《时代》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（1946~1952）》。

谁是《时代》封面上出现次数最多的中国人

《胡风集团冤案始末》、《沈从文与丁玲》、《巴金传》等“以随笔和传记来描写文人群体的命运”的著作，早已奠定李辉的写作声名。

1997年，他去看望翻译家董乐山时，这位忘年交向他力荐美国作家、哈佛大学

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彼得·兰德（Peter Rand）的传记类作品《China Hands》，书中各章人物涉及20世纪前期报道过中国变革的记者如斯诺夫妇、史沫特莱，以及当年叱咤风云但后来被刻意淡化的记者：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瑞娜、上世纪3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的伊罗生、抗战期间的白修德、国共内战时期的史蒂芬等，“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重要人物与发生的重要事件，都在该书中得到呈现”。

此后，李辉兴致勃勃地翻译了《China Hands》，2001年以《走进中国——美国记者在革命中的冒险与磨难》为名出版。

后来，他去美国拜访了兰德，并去国会图书馆和档案馆查阅、搜集相关资料。

“《走进中国》里写了不少关于《时代》周刊的事，我从中间知道《时代》的创办人鲁斯（也译‘卢斯’）是在中国出生的。”李辉说。2001年7月，他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借出1923年、1927年和1943年的《时代》周刊。他发现后两个年份中，有两期封面人物是蒋介石和宋美龄。李辉顿时有了一个疑问，“从1923年创刊到20世纪末，到底有多少中国人登上过《时代》封面？”他当时来不及一查，但复印了三年过访中国有关中国的全部报道。

数月后，李辉收到同事送的一本英文画册《历史的面孔——（时代）杂志封面（1923~1994）》，他发现70余年间陆续成为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有：吴佩孚、蒋介石、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汪精卫、薄仪、宋美龄、宋子文、陈立夫、陈诚、吴国桢、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罗瑞卿、陈毅、李富春、林彪、江青、邓小平等，“出现次数最多的依次是毛泽东、蒋介石、邓小平、周恩来，其余均为1次”；女性在《时代》封面人物中所占比例只有10%左右，但“中国封面人物中有两名女性，一是宋美龄，一是江青”。

“还有几位封面人物虽是外国人，但与中国事件有关，故也可归于此列，如抗战期间的美国将军史迪威、国共内战初期负责停战调解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、60年代初中印战争时期的印度总理尼赫鲁、

70年代访问中国的尼克松……”

这一长串名字佐证了列努斯（Donald J. Lehms）在《谁在《时代》封面上？》一书中的论断：“那些经常出现在《时代》封面上的人物，必将被收入历史课本。”据不完全统计，从1924年中国人首次登上到2003年，《时代》上的中国封面人物达50多人次，其中，邓小平共出现9次并两次当选为年度人物。旅美友人万树平开始为李辉搜集封面为中国人物、中国事件的《时代》旧刊及相关著作与资料。2005年，李辉开始撰写“封面中国”专栏，以编年体方式对《时代》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进行个性化解读。

“我想会是一部别致的20世纪中国史。”李辉说，“这是一个美国刊物与中国20世纪历史之间的故事”，“也是中国历史自身的故事，一个如何被外面的世界关注和描述的故事，一个别人的描述如何补充着历史细节的故事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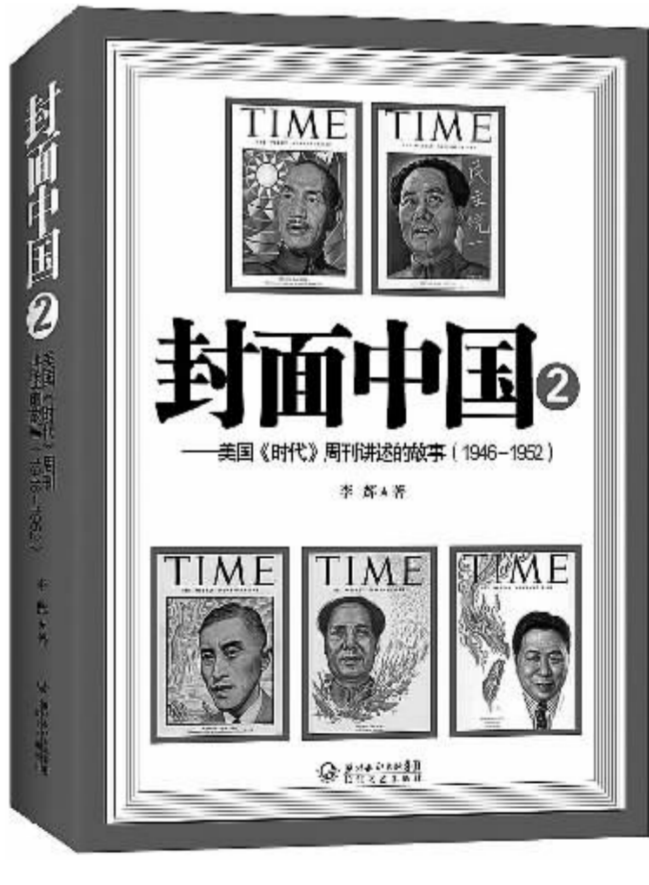
从《时代》中回看历史的
眼缘撩乱

《封面中国——美国《时代》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（1923~1946）》将节点选在了1946年，因为“这一年，国共内战全面爆发”，“现代史与当代史在这一年开始替代；国民党时代在这一年走向尾声；共产党时代在这一年拉开序幕”，“在这一年，负责调解国共停战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失败而归，中国共产与美国政府关系破裂，这标志着美国自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来直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时代也宣告结束”。

为了叙写这段历史，李辉花了几万元在网上购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史料，如北伐时期的传单、中原大战时丑化阎锡山的漫画，“这些资料在图书馆不一定查得到”。

李辉曾搜集并校勘商务印书馆“小学生文库”中“地理学”第一集《东三省》1934年2月的第一版与1937年6月的第五版，发现只有100多页的地理小册子，其中被删除的反日内容居然有近50页，“这是汪精卫准备和日本谈判而做出的修改”，“这也涉及历史资料的整合能力。恐怕对历史的判断比历史学的训练还重要”。

根据封面人物来具体考察，李辉



炉，何以造干将？26岁便有长篇小说问世的杨恩芳，勤她好学、厚积薄发。诗集中的律诗、绝句，赋、比、兴的灵活运用，足见其国学功底的深厚。她妙笔生花，每每能为我们熟知的景物赋予神韵。言情撩人心弦，写景豁人耳目。如，许多诗人都写过黄果树瀑布，而她却别出心裁地把她比喻成“竖琴”，有如神来之笔。再如，诗人对“日全食”的描绘：苦若追寻五百年/太阳月亮终于相见/宇宙间最光明的天体相遇/被地球漆黑一片/一分/诉不尽千年的苦恋……她以拟人比喻，鲜活生动，把这一独特的天文景观诠释得惊心动魄、感人肺腑。尤其诗的收尾，喜去悲来，形势陡转。落差之大如飞瀑落地，意蕴之深似潭水千尺，留给我们无限的感慨与企盼。

有学者云，西方文学所留存人间的最核心的部分，用海德格尔的一句话来说，就是“终极价值的追问能力”，也就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担当精神。这实际上应该是一切优秀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核。《芳心诗集》辑诗262首，无论“江山灵韵”，还是“情海流漩”、“人生求索”，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知识女性自觉的责任担当：以一片芳心，向这个世界发出真诚祝福。呼唤爱，呼唤着明媚的春光。

在美里追问

——读《芳心诗集》

随意翻读

杜卫东

印象中，已逾天命之年的杨恩芳温文尔雅、洒脱干练，言语中颇有侠女之风。那次谈及兴起，她击节而歌，一首《登黄山看日出》，竟让我情难自已：

晚霞里/攀援绝壁千峰/只为择那/最后一抹天光/看夕阳，瞬间陨落的悲壮/星月下/登凌天梯万丈/只为迎接那/天边第一道曙光/看旭日，喷薄而出的辉煌/举足间/穿越古今/把时空丈量/转眼间/走过日月/看乾坤跌宕/起伏峰谷/方知天高地厚/人生匆匆/会凌绝顶/才懂精神至上/地久天长。

何为好诗？“词以境界为最上，有境界则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”，这是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为好词立的标准。读杨

恩芳的新作《芳心诗集》，以为观堂先生所言极是。翻开诗集，音韵铿锵华美，意旨丰饶、润泽之作时有可见。且风格迥异，异彩纷呈——既有“雷轰卷海啸/平地拔起万仞峰/山崩倒卷千堆雪/化作白裙舞北风/（《巴西海潮》）”的雄浑与豪放，也有“天暖风寒/心绪理还乱/昨是非若梦幻/难把真情挽/人性若存良善/行端气正心宽/只怕小人诬陷/曲解最伤情感/（《曲解》）”的婉约与清丽。诗人就像一位高明的导游，引领我们时而步入大山名川，听松涛阵阵，看奇峰耸立；时而徜徉江南名苑，领悟丝竹管弦的音韵，欣赏珍珠巨石的奇绝。实在难以想象，这不同的景致竟同为一颗芳心描绘。

词以境界为最上，何为境界？绝非独谓景物也，乃作者人格特质与品格高下的展现，其核心，是一个“真”。笔下有真景物、真性情者方可谓之有境界。诗人营造的境界所以令人心动神驰，盖因为作品中的真情所致。

杨恩芳经历坎坷，命运多舛。时为亲情所困，时被流言所扰。这一切对于一个哀怨自恋的弱者，或成灭顶之灾；然对于执著于生活与事业的诗人来说，却成为一份珍贵的生活馈赠。她“以自然之眼观物，以自然之舌言情”，或抒胸中感慨，或吐心中块垒，无不被真情实感所浸透。

如，牵挂是什么？诗人的回答是：“那是一种缓缓释放的疼痛/一种生命血液的吸纳/那是融进你生命无法剥离/结在命脉上/一碰就会喷血的痂”。没有历经岁月的风霜，怎么会有这样真切诗句？

英国诗人柯律治有句名言：诗，最好的字，放在最好的位置。做到这一点，则很考验诗人的艺术功力。一首好诗仅有真情还不够，还需要功力和技巧。没有冶